

长篇悬疑武侠小说

楼观台 秘笈

萧逸



一部传说的《武经》，
引无数侠客前仆后继。
秦岭深处的楼观台，
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潮绘出版社

长篇悬疑武侠小说

楼观秘笈

萧逸



潮韵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楼观秘籍 / 萧迹著. —北京: 测绘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030-3154-0

I. ①楼… II. ①萧…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47325号

楼观秘籍

著 者: 萧 迹

责任编辑: 周秀芳

出版发行: 测绘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0号

邮 箱: smp@sinomaps.com

网 址: <http://www.chinasm.com>

电 话: (010)68531160 (发行部)

(010)68523818 (编辑部)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定 价: 30.00元

美术编辑: 张牧笛

经 销: 各地书店

邮 编: 100045

印 厂: 三河市世纪兴源印刷厂

字 数: 226千字

印 张: 14

成品规格: 165mm × 230mm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30-3154-0/I-37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八) 死亡洞穴 59

(十七) 英雄救美 116

(七) 金蝉脱壳 52

(十六) 获救楼观 108

(六) 死里逃生 44

(十五) 故友幻影 102

(五) 借刀杀人 38

(十四) 奇特杀手 94

(四) 初入江湖 32

(十三) 迷雾重重 89

(三) 雨夜奇遇 27

(十二) 调虎离山 83

(二) 击掌盟誓 13

(十一) 无头命案 77

(一) 笑里藏刀 5

(十) 塞北来客 70

引子 3

(九) 暗无天日 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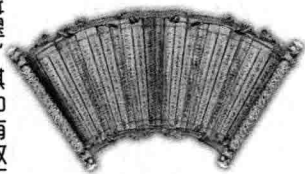
(二十六)	穷途末路	173	(二十七)	莫名脱逃	179
(二十五)	情窦初开	169	(二十八)	刀光剑影	182
	后记	214	(二十九)	问道山水	189
(二十四)	擒贼擒王	164	(三十)	生离死别	195
	尾声	213	(三十一)	恩断义绝	201
(二十三)	瞒天过海	159	(三十二)	真相大白	205
(二十二)	道德武经	150			
(二十一)	杀机四伏	143			
(二十)	命在旦夕	138			
(十九)	千钧一发	133			
(十八)	欲擒故纵	127			

到道無道

长篇悬疑武侠小说

楼观秘籍

萧迹 著



秦岭山脉终南山北麓，千峰耸翠，其中有数不胜数的庙观。楼观台，就是隐在其中的一座古老的道教宫观。相传两千多年前，东方智慧先哲老子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道德经》五千言，并在此讲经传道，因此，这里被称为道教的祖庭，中国道教的发祥之地。然而，江湖中还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当年，老子在楼观台书写的并不是五千言，而是八千言，后三千言乃是至高武功秘籍《武经》。千百年来，围绕这一武功秘籍，无数的侠客豪杰出生入死，前仆后继，留下了许许多多的传奇故事……

引子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唐、宋、元、明、清……转瞬间，历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始建于西周，增建于秦汉，鼎盛于唐，兵毁于金，复兴于元，渐衰于明清的楼观台，又掀开了它崭新的一页。居住在周至楼观台附近的村民们，一夜间，看见自己的宅院周围被各种大型推土机、渣土车、水泥搅拌机所环绕，一根红线画过，自己祖辈几代人居住的宅院就成了拆迁房了。

王老蔫站在自家的宅院门前，百感交集，几辈子、几百年的老宅子今天就要被拆除了，爹、爷、祖父、老祖爷曾经出生、成长、老去的地方很快就要化为尘土了，这让王老蔫心里不是个滋味。可是，历史总要发展，再说了，一个人怎么可能阻挡住那庞大的、连轰鸣声都能把人震翻的机械？

他颤巍巍地走进院子，双腿一软，一下跪在了地上，连连磕了几个响头，嘴里喃喃地说道：“爹啊，爷啊，老祖爷啊，我对不住你们了……”

话音未落，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他眼前的堂屋瞬间不见了，一声巨响过后，在飞扬的尘土中，他看见了一个硕大的洞口。

响声吸引来了不少人围观，好奇心驱使大家都想知道洞内隐藏着什么。终于，有几个胆大的“咋咋呼呼”一番后，统一了意见，几人手拿手电筒钻进了黑洞。

洞很大很深，约莫走了十几分钟，就来到了一个大石厅，奇怪的是，这里到处都是细软的流沙土，还没等几人站稳仔细再看，就有一人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起来：“鬼！鬼！有鬼啊！”

几人听罢，吓得哪敢细看，掉头屁滚尿流地跑了出来。

外面那些不敢进的人忙问：“咋咧？咋咧？”

“鬼，有鬼。”

“鬼？啥鬼？”人们惊奇地问道。

“说不清，反正有鬼。”

这时，王老蔫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了正常，一听人家说他家老宅子下

面有鬼，很是气愤不过。心说，我王老鹳祖祖辈辈都是本分人，怎么院子地下能有鬼？一气之下，他愤然说道：“胡说啥哩！跟我走，看是啥？”

王老鹳一边说着，一边向洞中一头扎去，但这次却没有一个人敢跟着。王老鹳在里面是越走越黑，也有点拿不住了，但是，心里的那一股气支撑着他没有停步，直到走进了洞中心。

洞中间很大，跟个礼堂似的。洞中正前方的石壁上有一块黑黑的大板子，仔细看，像是一块大铁板，个头很像口棺材。王老鹳不明白，这里面怎么会有一口大铁棺材，正寻思着，左右看去，这一看不要紧，一看，他顿时吓得睁大了眼睛，嘴张得老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只见眼前围着一堆的人，有站着的、有躺着的、有坐着的，有拿刀的、有拿剑的、有拿戟的，还有的人身上还染着血迹……显然，是刚拼杀完。只是这所有的人都穿着前朝的衣服，具体是哪个朝代的，王老鹳也说不清楚。

中间有一个身着道袍的老人，手指着一个年轻人。年轻人双手摊开，好像不明白正在询问什么。而他们对面的石壁上，插着一把宝剑，宝剑在上面刻了几个大字，上面写着：楼观问道，剑道无道！

写完后，剑深深地插在最后那个“道”字的边上。王老鹳不明白，这石壁那么高，剑是怎么在上面刻的字？

此时此刻，惊惶万分的王老鹳一时间不知道该咋办，他更不清楚那八个字的意思。慌乱间，他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旁边，那人正瞪眼看着他，吓得王老鹳嘴唇乱抖，连忙说道：“对……对不住，对不住，我，我这就走，就走！”

嘴里说着，脚下就动。谁知心里发慌，腿肚子抽筋，身体一趔趄，右手就伸出去了，一下子就碰到了中年男人的身上。

中年男人左手提刀，身子一晃，王老鹳心里暗道：“日塌了！这一刀下来，我就克里吗噶死毯了。”他连忙闭上了眼睛，可是，半天没有动静。王老鹳悄悄睁眼再看，面前哪里还有什么人影？原来，在刚才瞬间相碰之间，中年人已化作了一阵尘烟。

就在王老鹳惊慌万分之时，突然洞中又传来了一阵轰鸣声，随即洞顶一块巨石滑落砸到了地上，随着落地的震动波，周围的那些人在一片的晃动中全都化作了青烟，只留下了石壁上的八个大字“楼观问道，剑道无道”……



笑里藏刀

少女把她白皙的手伸向了语一诺，就在语一诺定睛看去稍一分神之时，少女的手突然如同闪电般戳向他持剑的手臂，更令语一诺意想不到的，少女的手臂竟在瞬间又长长了许多，身体不动，手臂却一下碰到了语一诺的京门穴，语一诺立即定在了那里。

月夜，圆月高悬，夜色如昼。

一匹白马从远处疾驰而来，马蹄声在空旷的原野里传得很远很远。

在白马的正前方，大路中间，品字形坐着三个身穿黑色道袍的中年男人，随着马蹄声的临近，坐在品字中间的那位男人，脸色愈发地严峻起来，轻声说道：“二位师弟，看来我们那十五个兄弟已是凶多吉少，一会儿，我兄弟三人定当拼死而上，否则，师傅……”

“高师兄不必多言，今天我等必以死相拼。”

答话的是一位白脸的道士，因其轻功甚好，踏雪无痕，人称“白无烟”，他和这位高道士，还有坐在他左边的那位独眼道士，人称“独眼飞龙”左俊国，被江湖称为“追风剑客北三侠”。今天，奉师傅之命和他们的十五位同门师弟在不同的地方阻挡一位十多年前的宿敌。

从远方驶来的马蹄声中，三人已断定，前方打前锋的十五位师弟定已败阵，想必师傅这位十余年的宿敌已是身手不凡了。

说话间，白马已疾驰到三人眼前，四蹄腾起直向三人踏来。追风剑客北三侠亦不答话，从三个方向同时出掌，三股掌力绞成一股神力如利剑般

射向骑马之人，白马一声嘶鸣，双腿一挺，稳稳地立于面前。

三人面对白马同时睁大了惊愕的双眼，白马之上竟无一人，只是在马背的金鞍旁边悬挂着一柄在月光下耀目的七星龙渊剑。

看见七星龙渊剑，三人眼睛同时一亮，瞬间如同闪电般齐奔宝剑而来，然而，就在三人同时伸手之时，高道士立刻感到一股巨力从身后袭来，直奔自己的后胸，他心中暗道不好，连忙侧身以掌回挡，可不等他手掌发力，这股巨大的力量已把他推出很远，同时，一股咸腥腥的东西直窜嗓子眼，随着一口鲜血喷出，他身子一挺，已是原神出壳了。

白无烟见状，惊恐不已，他没想到自己的师兄竟会在一掌之间就死于非命，把他们亦是威震北国的追风剑客北三侠，瞬间变成了双侠。他不敢大意，和独眼飞龙左俊国相视一望，一起向前跳去，同时，两人一个使出了搭桥过河，左扣桥，右竖撞拳回身一击；左俊国则是左擒掌，右鞭拳以泰山压顶直奔过去，但瞬间，他们感到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把他们的拳风掌力化为无形，紧接着，他们打出的掌力竟然转了方向，都打向了对方，这十二分的掌力被兄弟二人接住的同时，在异口同声的惨叫声中，双双飞出丈外。

惨的是三人临死前，都没有看清夺他们性命于瞬间的人，长的是个什么样子；更令他们抱憾的是，被誉为追风剑客北三侠的三位竟然连剑都没有来得及拔出。

这时，月光下这位掌速如风，掌力如山的神秘来客掌势一收，纵身上马，一语不发地继续朝前驶去，对身后的这三具尸体，他连看都懒得再看一眼了。

解决了十八位高人，连闯几关后，白马上的人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心道：孟云轩啊孟道长，十余年光景，你就教出这等无能之辈，一帮乌合之众，想必你也长进不了多少，这七星龙渊剑和你无缘了，那个秘密你也该说了吧？

一想到那个秘密，马上之人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如同一片阴云遮住了圆月……

不到一袋烟工夫，白马穿过一片望不到边的竹林，进了终南山下的竹峪，来到了一座道观跟前。虽是深夜，但是山门大开，从山门到老君殿两边点着的都是燃烧的松木火炬，把个道观从山门到后殿照得是亮如白昼。

老远望去，只见观前牌匾上有三个大字——丹阳观。

丹阳观位于楼观台西南三十公里的竹峪乡，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了，但在两千多年前，这里就已是道家圣地。商周时期，这里就有神祠古洞——洞清庵。隋大业五年由许浑初次盖庙三进十五间，取名丹阳观。

至唐朝李家王朝时，道教的创始人老子李耳被唐朝李姓皇族尊为自己的直系远祖，无形中就把手教放在了一个无法超越，无人企及的社会地位上了。

五代时，因战乱频繁，道观衰落，复名为“洞清庵”。金大定二十二年，全真教马丹阳扩建庙宇复名丹阳观。其历史悠久，使之有了“先有丹阳观，后有周至县”的说法。

自丹阳观建观以来，丹阳观一直是道家圣地和避暑胜地。至清朝康熙年间，丹阳观规模达到了顶点，占地方圆五百余亩，道士千余人，康熙帝玄晬亲自题写的“丹阳观”三字，至今高高悬于丹阳观玉皇阁。

当然，那都是千年以后的事情了。而此时此刻，马上之人望着玉皇阁上那三个大字——丹阳观，微微点了点头，心道，这孟云轩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啊，一言九鼎。想当年，他被迫与孟道长在红河谷里击掌盟誓，说好今天，孟云轩将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布下他的弟子阵，如果他能连闯三关，他孟云轩必将大开山门，照亮全观，再接他三招。

在明亮的灯火之中，马上之人摘下了头上的斗笠，露出了其庐山真面目，火光之下，骑马之人年轻而俊朗，面如圆月，脸色金黄。眼睛不大，却透着坚定与刚毅，不论谁与他对视，都能感觉到那双眼睛中透出的那股目光，如同一道剑气，让人是不寒而栗。

年轻人翻身下马，大步朝里面走去，一路上除了燃烧的火把发出的声音和他的脚步声外，再没有一丝的声响，似乎这里根本没有一点点活人的气息。

很快，他来到了灵官殿，抬头看去，灵官殿是一座重檐歇山顶式建筑，殿中供奉着王灵官，年轻人知道王灵官是道教的护法镇山神像，道教第一殿的护法主神，传说是武当山中五百灵官的统帅，叫华光元帅，主要负责镇守道教宫观山门和保佑道俗安宁，掌管天上、人间的纠察之职。东、西两侧的神像则是青龙孟章神君和白虎监兵神君。

快步穿过灵官殿，年轻人一抬头，看见前面就是太清门牌坊，却依旧没有一个人影，年轻人很奇怪，但他没有停住脚步，继续往里疾步走着。

没走几步，他就看见了不远处的真武殿，虽然是天色黑暗，但是，在熊熊燃烧的火把中，他看见了殿中供奉的真武大帝。真武大帝又称真武荡魔大帝，他是道教神仙中赫赫有名的玉京尊神。传说真武大帝本为玄武星宿，因受太阳精气降圣为净乐国太子。十五岁时，离别父母，前往深山幽谷，访求修道之术。后入湖北武当山，修炼四十二年，白日飞升，玉帝敕命其镇守北方，统摄玄武之位，因为北方属水，所以他也是水神。真武大帝法力无边，能断一切妖邪。道教又奉真武大帝为“报恩祖师、荡魔天尊、披发祖师”。

真武大帝前边站立的两尊神像是水将和火将。水将即为龟将，为皎陵圣水大元帅，是真武大帝面前的花脚乌龟，后受封为将。火将即为蛇将，为丹陵圣火大元帅，是真武大帝面前的赤练花蛇，长有三十六丈，浑身鳞甲峻嶒。

当然，此时此刻这个年轻人是顾不上欣赏这些了，大踏步上了台阶，一步跨进了真武殿。只见真武大帝塑像旁端坐一位老道，白发白须，手执拂尘，面沉似水，一语不发地望着走进来的年轻人。

年轻人快步走到老道面前，双手一抱拳，大声说道：“孟老前辈，你好啊，好久不见，晚辈我金脸罗汉语一诺向你问安了。”

大殿里唯有语一诺的声音，孟云轩依旧是一语不发。

语一诺心生好奇，上前又走两步，亮着嗓子笑道：“孟道长，当年你逼我和你击掌盟誓，说好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过三招，如果我败了，这趟就当是我来给你送七星龙渊剑；如果你输了，那二十年前的秘密你也该告诉我了吧？”

孟道长依然是沉默不语。

语一诺金脸一沉，又道：“怎么？孟道长，晚辈来了，你怎么连一点点的表示也没有啊？怎么着也该上杯茶吧？”

话说到这时，语气中已含不悦了，但孟道长依旧是一言不发。金脸罗汉语一诺突然间猛地跳起，在空中对着老道长连出三掌，掌出力到，老道长身后砖墙之上，即刻被打出了三个窟窿。但是，老道长纹丝不动。

落地生根的语一诺环视四周依然是寂静无声，他那双一直微闭的双目突然一亮，定睛再看，孟道士虽是双眼微睁，但哪里还有一点点的生气？

语一诺快步上前，左手一扶孟道长，右手一撩道长的前襟，只见孟道

长的前胸有一黑色掌印，显然孟道长就在他进来的瞬间已被人用黑砂掌击中。问题是谁有这个能耐让孟道长这位丹阳观掌门人在一招之间毙命，而且，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给？

语一诺在惊诧的同时，胸中一股怒火顿时燃起，他猛地一抽腰间七星龙渊剑，寒光一闪直指孟云轩，他紧咬钢牙怒斥道：“孟云轩啊孟云轩，你就是把这秘密带到坟墓里也不告诉我啊，你是想让我永远活在真相之外吗？那我就不客气了，看剑！”

话音未落，一道寒光闪过，眼看孟道长就要身首两处时，剑却停在了孟道长的头顶一寸之处，语一诺剑锋一收，连连道：“罢了，罢了。”转身就要离去。

与此同时，大殿之外随着一阵尖锐的笑声，传来一人公鸭般的嗓音：“你舞扎个锤子！还金脸罗汉语一诺，金个球！就会跟死人发火。哼！你还想知道二十年前的秘密？那你找我好了，孟老道已把你想知道的秘密都告诉我了。你想知道这个秘密，就把你手里的剑先放下，给爷爷磕个响头，把你的脖子抹了，血流尽之前，爷爷就会把你想知道的一切全告诉你了，呵呵呵……”

金脸罗汉语一诺抬头一看，殿外飞进来一个锦衣人，五短身材，手持一把短刀，笑容可掬地站在了他的面前。

语一诺暗吸一口凉气，心道来入轻功之深，必在自己之上了。其实，人家早已在这里等候多时了，而自己从进来到现在那么长时间，竟然不知道还有一个大活人在身边，如果人家暗使毒招，自己必是凶多吉少了。想到这里，他不敢大意，暗自运气，定睛看去，只见来人面熟，可又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人在哪里见过，便一抱拳，朗声说道：“朋友可否报上名来？我语一诺这厢有礼了。”

“有礼个屁，爷爷是索命祖宗阎王爷，看刀！”

言罢，一刀就扎向语一诺，且直指语一诺的要害部位。金脸罗汉语一诺好生气愤，暗想自己十余年来与孟道长的约定被他全部打乱了，本来自己和孟云轩可以在此一了恩怨，同时，也就搞清楚了二十年前的那个秘密，没想到眼看事就成了，却冒出了这货，一下又成了个死结。更让他生气的是，自己和他素昧平生，没有丝毫恩怨，他却是刀刀要命。生气间又一寻思，想这小子适才说了，刚才孟道长临死前已经把秘密全告诉了

他，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反正只要把这小子制服了一切也都明白了。

想到这，语一诺气沉丹田，出招已是八分之力了，可是，两人一交手，语一诺就感觉对方根本不是自己的对手，绝对是只需三分力就可以在几招之内把他摆平了。这让他一时想不通的是，这么一个下三流的功夫，怎么可能一掌让孟老道一招毙命。其中必有原因，想到这里，语一诺也不敢大意了。

只想尽快寻找破绽，活擒此人，也好问个水落石出。想罢，他左一个浪子抛球，右一个青衣垂帘，接着是左下爪，右兜拳，使出了一个公牛鸣角把锦衣人逼得没有了退路。可问题是，这个黑小子虽然功夫一般，轻功却甚是了得，跟个泥鳅似的围着语一诺乱转，嘴里还一直不干不净地骂着说着，把个语一诺气得真想一掌把他灭了，可一时半时也奈何不了他，自己连出几掌都被他躲开了。语一诺一怒之下，一个霸王敬酒把他逼到了殿角，顺手拔出剑来，就要使出夺命绝招了。

锦衣人见罢，大声叫道：“再不跑就日塌了！”随之，短刀一收，身子一闪竟然跳出圈子，瞬间不见了。

四周一下子又恢复了平静，除了殿内风吹过的声音外，好像刚才一切都没有发生似的，再看孟道长还是一脸平和地坐在那里。金脸罗汉语一诺是又好气又好笑，打不过就跑，跑就跑呗，还一阵地咋呼。当然，此时的语一诺清楚还有更强的对手就在外边，便更不敢轻举妄动，他摆了一个收势，剑尖低垂，但是剑锋却直指门外。

果然，片刻间就听得大殿外又传来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接着，一个少女的声音传来：“早就听说江湖上有一人叫语一诺，说他什么季布一诺，侯赢一言，说什么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还说什么宝剑出鞘必要夺人之命，实际啊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今天我等都看到了，语一诺出剑两次，都没有寒光触血啊。语一诺，我看你还是别叫语一诺了，改叫语不诺吧。”

语一诺冷笑一声，说道：“哪位朋友？进殿说话。”

“嘻嘻，我从不和语不诺说话。”外面的声音虽然很清晰，但是发音之处却来自很远，这让语一诺心生诧异，没想到在这里还有一位如此内功深厚的人，且还是一个女子，这让语一诺不明白了，自己到底在哪里得罪了一批这等异人。

当然，他非常清楚，现在可不是了解这些事情的好时机，便故作轻松地

一阵大笑道，“呵呵，你可能不知道我语一诺也曾说过，我的剑从不血刃死人，也不血刃逃跑之人。”

“是吗？那就要看看你这位到底是语一诺还是语不诺了。接镖！”

话音未落，数十支飞镖从几个方向打了过来。语一诺不再答话，七星宝剑迅速舞动起来，把自己裹了个水泄不通。他的剑风所到之处，从四面八方打来的一支支钢镖纷纷落在了地上，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就在语一诺四处封镖之时，一顶钢罩从上而下，把语一诺反罩在了铁笼之中。

就在钢罩落地的一刹那，一群人从外面走了进来，为首的是一个身穿白袍的女子，虽然，她面带纱巾，但透过那半遮半掩的白纱，语一诺可以隐约看到这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子。

刚才和他动手的锦衣人则站在她的旁边，一副懒散的样子看着语一诺，虽然，神态随意，但眼光却是冷冷的。

语一诺持剑略扫一眼众人，低语道：“姑娘，我和你远近无仇，你何必如此待我？”

“呵呵，语一诺真是健忘得很，我们怎么会远近无仇呢？十年前，你不是这么说的。”白衣女子冷笑道。

“十年前？姑娘，十年前我们认识吗？那时候你才多大嘛。我能跟你说不个啥啊！”一提十年前，语一诺心中一动，十年前，他还在红河谷扫地担水给师傅洗衣做饭呢，能和谁有过节啊。

怎么今天谁见了，都好像和他有仇似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再想想，这十年中，也没有谁到他的红河谷寻什么仇啊；只有孟云轩十年前亲往红河谷，与自己盟誓要在今天告诉他一个秘密。

更让他搞不懂的是，就在自己按孟云轩的要求，连破三阵，终于可以得知那个秘密时，孟云轩自己却死于非命。那么，自己和这些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瓜葛？为什么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把他当成了仇敌？有道是事情都讲个因果，那这件事的因又是什么呢？

“跟我说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今天起，这个世上有没有你的问题。”白袍少女又是一阵冷笑道。

语一诺觉得十分好笑，感觉这女娃子思维实在是混乱，一会儿说因为自己什么话语跟她结了仇，一会儿又说什么说啥不重要，可总不能凭空就掉下来一个仇疙瘩吧？

语一诺越想越来气，再不想和她纠缠，直接问道：“那你就直说吧，你到底想弄啥？”

“想弄啥？很简单，先在这里关你二十天，然后再和你算后面的总账。”

“关我二十天？”言罢，语一诺一阵大笑，他一挥手中的北斗七星宝剑笑道：“这女娃不懂，我想各位道上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吧，我手中的这把剑是什么剑？为什么这世上有那么多的人想得到这把宝剑？那我就让各位开开眼吧。”

语一诺在说话的同时，轻拾七星龙渊剑，只见那拇指粗的钢筋铁棍在剑锋扫过之后，个个跟面条似的齐刷刷地都断开了。接着，语一诺身子一闪就已经站在了众人的面前。同时，剑尖已抵在了白袍女子的胸前。

众侠士惊呼的同时，身子却如同泥塑般立在了那里，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语一诺只要手腕一动，这剑就会穿心而过，白袍少女就得来个“透心凉”。

语一诺眼睛望着白袍少女，声音却对着刚才的那位锦衣人笑道：“如果想让她活着，就把刚才孟道长的秘密告诉我，否则……”

“否则怎么样？如果你是语一诺，你就不会杀我的。”女子柔声笑道。

“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不会杀你？剑可在我手中。”语一诺有些好奇地问道。他从来没有见到一个人会在他的剑下如此坦然。

“因为语一诺说过，他不杀不会武功的人。”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武功呢？”

“你可以看啊，你看我像有武功的人吗？你看我的手。”说着，少女把她白皙的手伸向了语一诺，就在语一诺定睛看去稍一分神之时，少女的手突然如同闪电般戳向他持剑的手臂，更令语一诺意想不到的，少女的手臂竟在瞬间又长长了许多，身体不动，手臂却一下触到了语一诺的京门穴，语一诺立即定在了那里。

白衣少女看着语一诺一阵冷笑道：“本姑娘坐不改姓，行不更名。你记住了，我叫惠千骏。你要是想报仇的话，直接找我好了。不过，就您现在这样儿，最多也就是想了想了。”

言罢，飘然而去。